

文学冀军·实力矩阵

——刘萌萌、刘云芳散文创作评论

再现煤烟的气味以及时代的脚步声

——评刘萌萌的散文创作

□李鲁平



刘萌萌

女，河北昌黎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文字散见于《北京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文艺报》《芙蓉》《中国作家》等报刊。著有散文集《她日月》。散文作品曾入选河北散文排行榜，及多个年度选本。获首届《黄河文学》双年奖，首届孙犁文学奖。被评为第三届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

影画报、明星以及时尚，母亲的旗袍以及母亲改造父亲的理想。作品围绕时代生活的变化展开，但在每一个变化之处都切入母亲的生活以及母亲对生活的追求。如此让叙事显得异常曲折、繁复，在大量的时代生活元素、细节之中让一个简单的话题——皮鞋与旗袍——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散发着迷离的艺术色彩。

刘萌萌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字之间充盈的硬朗之气，尤其在叙述女性人物的人生和命运时。这种硬朗、坚韧、顽强，既来自燕赵之地“豪侠”“悲歌”文脉，也来自作者自我生活经历，更来自作者对汉语的独到理解与把握。《维他命》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作品中的王姨集清苦与浪荡于一身，但始终充满了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她可以把蛋糕藏起来，趁女儿们不在一个人吃；可以与男工一样三班倒；与大修队工人生孩子，离婚后又赢得一个殷勤体贴的老杨；她一分钟前还在抱怨被工友嘲笑、欺侮，一分钟后又突然记起电视剧《小龙人》要开始了，兴奋地往家里跑；她消失在家里却出现在舞台上与老教授双双起舞；她还可以把头发染成栗色、穿着旗袍、涂着口红，拉下线、做传销、激情四射演讲推销产品……这个饥饿打不倒，寂寞打不垮，婚姻压不弯，岁月催不老的女性，不管在哪个年代都是迎面走向生活，不回避、不遮掩、不转弯、不低头，接受现实、承担坎坷并不断挑战人生固有的轨迹。这当然有一种悲壮意味，在坚韧、硬朗、顽强之中高举着对生活的信仰，即使面对艰难、不堪的生活，也不抱怨或自弃，并且还要设法创造生活，尽管其结果有可能是失败或虚幻或泡影。王姨的这种性格在作家其他作品中的女性身上也不同程度的有所体现。《回忆中抵达》的知青李美荣，既有慷慨大方的一面，把新烙的饅头送到“我们”家，又有算计的一面，她选择吃饭的时间带孩子串门，这当然不能算作乞讨，而她趁此机会在别人的灶房里，大刀阔斧展示高超的做面手艺，恰好掩盖了串门的动机，还毫不客气地给自己的子女各盛了一大碗。这个女人豪爽、能干背后，何尝不饱含着坚韧、顽强、悲壮。

刘萌萌作品贯穿的这种气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作家语言的艺术个性。比如，《回忆中抵达》的句子，“破窗而入的老阳光”，“滂沱大雨不由分说骤然而至”，“七拐八弯的村路仿佛断流的河床，遗弃在双唇紧闭的缄默里”，“一切都敌不过时间的鞭策——一鞭既下，飞絮纷纷，那么轻易地，打散了熟稔的乡间”，等等。这里以“老阳光”对旧时光的形容，以“不由分说”对“雨”的霸道的描述，以“鞭”对打散的形容，不但新颖，有力，而且与这些字词原有的含义结合得恰到好处。比如，在《琳琅年代》中，写母亲穿皮鞋出门，“从破败的旧屋中挣脱而出，像妖冶的蛾子”；老屋中的青苔，“爬着阴湿的、青苔似的水锈，那是一种不见天日的绿”；布鞋“像一个仆倒的人，每一下都埋没在悲哀的尘埃里”；土屋的“夜晚动荡而安宁，像温柔而深邃的海浪，一波波翻涌的梦境，漫过白昼坚硬的阶梯，轻柔地拍打上平常的屋顶和灯火，淹没、包藏起似是而非的乡间”，等等，这些修辞似乎常见，其实细品又能体会到确凿分明的陌生效果。又比如《维他命》中，写那个时代肚子贴着后背的饥饿，“明目张胆的饿。附着在个体内的隐性的饿。结结实实的饿。飘飘浮浮灵魂出窍的饿”。把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饥饿，把饥饿对人的摧毁怎么形容也不为过的时代，描述得有如金属一样尖锐、坚硬。写王姨黑袄黑裤的“婆婆是一团乌云在槐树荫下移来移去，手中拐杖像点化万干的魔棒，忽地指向儿媳的额头”，乱舞的拐杖突然固定，把一个愤怒狠辣的婆婆呈现在纸面。还有，写王姨在院门后的消失，“娘娘体态轻盈，却像沉入江心的石头，没了动静”，把失踪写得决绝；写王姨不怕吃苦，“看一眼手握铜杆的炼钢工人就让她干劲十足”，把王姨对力量、粗粝的喜欢写得逼真；写“镜头前的老杨，努力兜脸上笑容，防止虚假的好情绪在阳光下雾气般迷蒙、溃散”，把老杨的谨慎、紧张、困惑写得精准。不管写老人、年轻人，写男人还是写女性，都能发现作家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的有个性的追求，而这些个性最终渲染出了作品总体的气势，干脆、坚定、硬朗、清晰。

刘萌萌的系列散文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对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写，饥饿时代、物质缺乏时代，人的生存艰难以及艰难之中人的求生世相。极端的环境不但把人性大到灵魂、尊严、伦理，小到邻里之间、亲友之间关系扭曲得面目全非，也把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柴米油盐的精打细算打磨得更加机巧，把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智慧磨砺得更加精致、圆滑。吃饭时间串门的李美荣，借煤看火候不好烧的村书记，对服装市场秘密如指掌、想花最少的钱买好衣服的母亲和陈姨，把食物藏起来不让女儿看见的王姨……这些人无一不是时代对人以及生活打造的缩影。刘萌萌的系列散文创作不仅仅书写了特殊时代的苦难以及苦难中的人，尤其注目的是发现并再现了艰难困苦中人的不屈和理想。《绿火焰》中在各个市场寻找蝙蝠衫的“母亲”和“陈姨”；《琳琅年代》中，对皮鞋、旗袍、电影、明星海报等时尚大胆追求，并强迫“父亲”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说“我爱你”的“母亲”；《维他命》中，一生不甘安定，不断折腾的王姨……他们从不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并因此愿意付出各自的人生。

刘萌萌无疑有着属于自己的艺术矿藏，这就是作家对自己家族、时代和生活的熟悉和把握。这种熟悉的程度令人惊奇，细致到三四十年来煤烟的味道、颜色，细致到马路上毛驴脖项铃铛的响声以及街头衣服的颜色，墙上的画片……熟悉的生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以及曲折丰富的叙事，这些既成就了刘萌萌散文创作的个性，也标志着作家在散文创作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轻写实笔调下的乡愁和乡情

□李林荣



刘云芳

山西人，现居河北唐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唐山开平区作协主席。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作品》《福建文学》等报刊。曾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并获得孙犁散文奖双年奖、孙犁文学奖、河北文艺贡献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童话《奔跑的树枝马》《老树洞婆婆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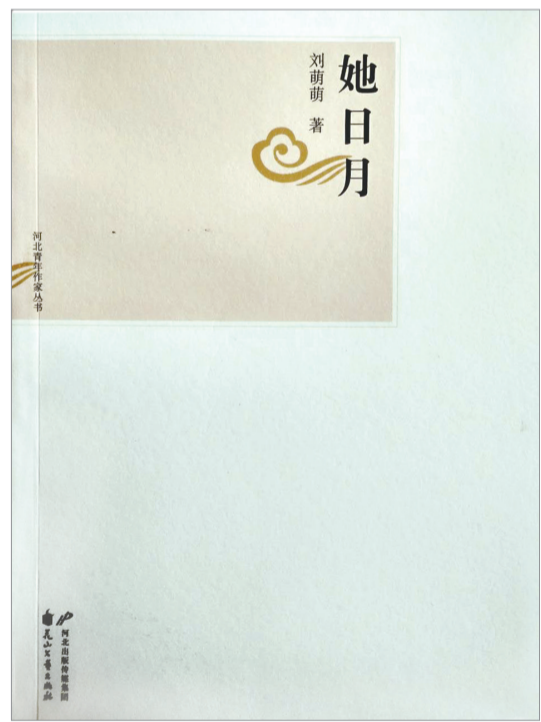
抒情调门，减弱主观投射。这么一来，赶奔女儿工作所在的S市，一心想通过付出辛劳和汗水多挣点钱，却事事处处遭遇失望和尴尬的“父亲”，不但没有因为女儿细腻的情绪映衬和绵密的旁白解说，而变得形象模糊、心境难辨，相反，倒显得更加真切、更加传神，释放出朱自清《背影》似的那种以轻重、以少胜多的深挚感染力。究其原因，刘云芳的“父亲”和朱自清的“父亲”，都贵在甩开了针脚细密、纤毫毕肖、过分拘泥于描摹自家父亲独特貌相举止的工笔拟态或纪传报道式写法，进而准确地把握住了普天下无数平凡可敬的父亲们共有的那种含辛茹苦、坚强隐忍的人格气质。

和满铺满盖的浓墨重彩仿佛走了反方向的轻写实，其实是对读者感受和理解作品的能力寄予更高期待和更多尊重的一种创作方法。它要求读者也相信读者具备与作者同等敏锐、同等活跃的感受力和理解力。因而，作品中呈现的一切，只需达到激起相应的审美感受和认知理解的临界限度，就是恰好。否则，着意过急，笔力过猛，话语过密，本意趣盎然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欣赏，势必被挤压成机械操作的填鸭或强迫接受的喂食。轻写实是极简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文学世界里的叠加。它所支撑的，是讲究留白、追求余韵、回旋着画外音和言外意的作品。每一个轻写实风格的作品，都是对读者的召唤。每一位有意无意地趋近轻写实风格的作家，都懂得在创作中不可能替读者预先包办一切，只能向读者发出敞开心胸的邀约。

论选材，刘云芳的散文并不像有些读者和论者所评断的那么单一。在忆述家乡的过去和亲朋故旧之外，她也很少在作品中记录自己身处城市以后似水流年的劳碌奔波和家居日常。但她最得心应手的创作题材，既非纯粹的怀旧念旧，也非纯粹的直击当下，而是对自己一趟一趟回乡探亲的见闻感触所做的生动勾勒和凝练传达。从中，读者很容易随着作者看似简淡、实则精心地调动了巧劲的笔调，走进作者在一次次重归故里面对往昔生活场景的时刻，目睹和感受过的那个极其苍凉又极其无奈的情境——村庄人烟日甚一日地归于萧条冷落，乡风乡俗逐月逐年地濒于涣散寂灭。

对于这个主要是来自现实而不是出自艺术构思的苍凉情境，刘云芳的散文最可贵的贡献，是见证了这个世界中还有固执、深情并且自带温暖和光亮的人们，在默默地坚持着他们淳朴的生活、倔强地守护着他们偏僻的家园。而这些人中，按照刘云芳散文里展示的心理方位和精神地图，最突出的一群就是刘云芳的乡亲们，最突出的一位就是刘云芳的父亲，那位常年维护着全村各户的用电和宅院安全的下岗老电工，那位在大雪封山的除夕夜，背起装满手电筒的电工包，一路孤身步行去迎接远归乡邻的荒村留守老人。

就这样，在静态的和想象的田园牧歌或世外桃源式的乡村旧影之外，刘云芳以轻写实的笔调，又给中国当代散文的天地里增添了一幅乡村消褪而乡情继续温热的动态图。早已落户安居在城市的刘云芳，现在还保持着常回故乡看看的习惯，她的这种习惯和她的散文创作一样，都能证明某首流行歌曲的那句歌词意思并不全面，回得去的地方依旧是故乡。



盾及其统一。《回忆中抵达》就是在一次马车之行中母女的谈话，但谈话内容的叙述不是伴随旅途过程的平行叙述，而是曲折婉转的。马车是赶往县城的，此时母女二人都没意识到越来越远的乡村在将来的30年中会不断回到各自的生活中，“像压倒一切的陈年酒香，在饭桌上的袅袅热气、琐碎的谈话里，闲闲地晃荡，汨汨地流淌”。作品从“汨汨地流淌”转折到写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大雨”。写民兵排长“刘长礼”像一只兔子冲进大雨抢救生产队在“场院里晾晒的土坯、晾晒的高粱或玉米，小山状高而圆的草垛”，以及年轻的父母之间美好的默契。然后作品再次转折，从枯水期的村路写到水井，而“夜晚也是水井的一种”，于是叙事的视线转移到写张顺荣夜晚偷青的煤、写夜晚的露天电影和张顺荣馋嘴的儿子。到此，叙事的焦点又返回到马车上的旅途和母亲对乡村历史的熟悉：“三老妈”的黑发和节俭、六老太的猫、不幸的“大眼儿”。作者借母亲的唠叨并非为了写上每一个人，而是要引出一个与母亲一样下乡到村里的知青李美荣。贫穷时代知青李美荣不但精明，而且也因为文化吸引了小学老师长兴，尽管长兴和李美荣的关系因为学校新来的音乐老师经过了一段插曲，可最终还是像两颗尘土一样粘在了一起，而现在他们或衰老，或去世。对母亲插队乡村的叙事结束了，叙述的焦点转移到马车、县城、知青办。那辆马车抵达了县城，但关于乡村、县城，关于乡村与县城，定将不断出现在叙述者的生活之中。不管是知青眼中的乡村，还是农民眼中的乡村，都是同一个乡村，作品中的人或事，在上个世纪70年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如果作家不是如此曲折地讲述，试想这段往事如何让人觉得兴趣盎然。作家的另一部长篇散文《琳琅年代》也是如此，这个讲述上世纪80年代对爱情、浪漫、时尚追求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女性、是母亲。作品从描述上世纪80年代县城的风貌着手，进而讲述父亲与母亲的通信联系，再进入大杂院以及“我”的生活、记忆中母亲的忙碌，80年代县城的皮鞋、电影院，穿着皮鞋看电影的母亲，电

